

一言堂

# 快乐的境界

□ 鲁建文

在今天的生活中,快乐是一个频率极高的词汇:新年快乐、生活快乐、节日快乐、新婚快乐、旅途快乐、学习快乐……可见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快乐。但由于人们的快乐方式、内容和途径的不同,又形成了不同的快乐境界。

说到快乐,很容易想到范仲淹。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这样写道: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意思是说,自己总是忧虑在天下人忧虑之前,高兴在天下人高兴之后,只有天下人少了忧虑、多了快乐,自己才能真正高兴起来。在中国历史上,不少的仁人志士正是胸怀这样一种“乐以天下”的理想而苦苦追求。他们视创造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快乐为己任,把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快乐作为自己的幸福与快乐。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快乐不惜作出自我牺牲。在他们看来,快乐就是付出,而不是索取。圣西门就曾经这样说过:“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,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,这个目的有多么伟大”。可见,这种以自己的奉献,在为天下人创造快乐的过程中而获取的快乐,无疑要算是快乐的最高境界。

当然,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“乐以天下”,所以不少人则主张“与人同乐”。欧阳修在《醉翁亭记》中就这样写道:“人知从太守游而乐,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醉能同其乐,醒能述以文者,太守也”。合群本来就是一种快乐。无论是多么喜欢孤独的人,如果能大家一起携手并肩去做同一件事,实现同一目标,自然心情更加振奋,快乐油然而生。特别是一个真正懂得快乐的人,既能从他人的快乐中品味出快乐来,也能将自己的快乐分享给他人,从中获得一种共同的快乐。这种与人共享快乐的方式,则使我们已有的快乐骤然升值,从而获得更多的快乐。记得罗曼·罗兰就这样说过:“共同奋斗,共同受苦,共同建造便是幸福”。这样的快乐,显然也应是一种有很好境界的快乐。

不过,我觉得如果不能“乐以天下”和“与人同乐”,能“独自偷乐”也是一种不错的快乐。陶渊明在《读山海经》中曾这么写道:“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;既耕亦已种,时还读我书;穷巷隔深辙,颇回故人车;欢酌酌春酒,摘我园中蔬”。一种悠然自得快乐跃然纸上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他,尽管穷困潦倒,却能从隐居的田园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快乐。显然,这种快乐与他人无关,与金钱无关,与环境无关,只要有接纳快乐的胸怀以及获取快乐心理,就能快乐起来。正如梁实秋所说:“快乐是一种心理状态,只要内心湛然,则无往而不乐。”这是一种人人可行的快乐。如果每一个都能通过内

心的和谐,境由心生地快乐起来,整个社会的快乐也就有了希望。可见,这种快乐也并非就境界低下,同样应属一种值得好好提倡的快乐。

然而,在各式各样的快乐中,真正值得警惕的是“损人乐己”的“快乐”。自己乐于财源滚滚,却给别人带来利益损害;自己乐于获得晋升,却给别人设置前进障碍;自己乐于花天酒地,却给别人添麻烦乱子;自己乐于歌舞升平,却给别人制造噪音污染……这不仅是一种极端自私的行为,也是一种道德沦丧的表现。它虽然让自己获得了某种快乐,却妨碍和剥夺了他人的快乐。这种以牺牲他人的快乐为代价的快乐,必然背上沉重的良心负债。塞内加早就指出:“不要相信,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会有幸福”。所以,严格的说,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快乐,自然也没有什么境界可言。

说到底,快乐就是幸福。也正因为这样,所以才为人们所普遍地追求。但如何发现快乐、认识快乐和把握快乐,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。弄得不好,既难有自己的快乐,更难有他人的快乐。我想,如果我们能学会对快乐的提炼,提升快乐的境界,恐怕不仅都能获得更多的快乐,而且人生价值也将得以更好的升华。



# 漫步沿江路

邵阳县大田中学 蓝天

久在异地他乡,心中难免会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每天处理完学校的繁杂事务,我便选择散步来“稀释”自己。我最爱在里水佛山段沿江路散步。沿江路人行道,古木成行,空旷幽深。头顶庞大的树冠,密切相连,连绵覆盖,构成一袭沁人心脾的浓荫。树下,张张长椅,可坐可卧,真是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。

有时拿一本书或一张报纸,在长椅上或坐或躺。读手中书报,知天下大事,不知不觉就忘记了心中的杂念。有时,什么也不带,凭栏远眺,读山读水,一江两岸,尽收眼底。河畔的绿树如烟似霞,微波荡漾的河水,令人想起杭州的瘦西湖。看着看着,忽然下起了微微细雨,我也不愿离开。因为这时的景色越发逗人喜爱。“波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”用这来形容此时的里水,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富寿公园临江一带,景色煞是迷人,杨柳依依,水雾蒙蒙,一不留神,就进入了宋词的意境:杨柳岸,晓风残月。

最有趣的还是这水。家乡的河水总是那么忙,像赶路的青年,步子匆匆,急急忙忙奔向东方,头也不回。里水却是这么悠闲。像退休的老汉,无所事事,整天在来来回回地踱步。它缓缓地流下去,又缓缓地流上来。据熟悉里水的人说,这叫落潮和涨潮。涨潮时,水位很高,满河是水,退潮时,水位降低,河就变瘦。我最喜欢看的是涨潮,水位高了,水面宽了,水质也变得清澈了。那些在家乡的池塘里常见的水浮莲,也慢慢地随水漫溯上来了,摇摇荡荡,星星点点,把江水点缀得绿意葱茏,生机一片。江面很宽、很平、很亮,不过河水再玻璃些,或许可以照见我思乡的侧影了。

百鸟林

# 传家宝

宁远县柏家坪完小 柏兴武

又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天,我把一条木刻的栩栩如生的木鲤鱼,刷洗得干干净净,在烈日下晒了一天,宝贝似地捧着放在有驱虫药的小木箱里。

这就是我家的传家宝——木鱼。这条木鱼,并不是打击乐器,而是旧时我们这一带山村家家必备的一道“待客菜”。

旧时过年之前,我们山村家家户户都要把木鱼拿出来清洗干净,放在蒸锅里杀菌后放在盘子里。正月里,亲戚拜年了,招待客人的时候,桌子上都有一盘香味俱全的红烧鲤鱼。鲤鱼头尾高高翘起,上面沾满了香喷喷的香料,让人满口生津。几杯红薯酒或包谷酒下喉,主人拿起放在鱼盘子上的筷子指着鱼背说:“来,大家别客气,吃鱼,吃鱼!”说着用筷子把鱼身上的蒜苗、碎辣子等香料

轻轻地扒拉在盘子里。大家都说:“来,尝尝,香着呢!”大家这样说着,筷子却不去点鱼身,只用筷子点一下香料放进口里吸溜一下,然后举杯说:“好手艺!香,真香!来,大家干杯!”

当然,也有出现令人尴尬的场面。这主要是来了生疏的远客,尽管事先有人悄悄告诉他,那鱼是木鱼。但是客人几杯酒后就忘记了叮嘱,筷子插向鱼身,发出声响,让人难堪。一旦碰到鱼身发出声响,在座的长辈立即说:“好!鲤鱼跳龙门了呢!”大家都开心大笑,尴尬也就过去了。

现在,木鱼待客已成历史,我家的木鱼却代代相传。因为我的先辈一再叮嘱:木鱼让我们继承和光大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,这个传统不能丢!



仙梅长寿图 蔡亚明/作

文字家

# 寂寞将军冷

邵阳市双清区科协 刘诚龙

我与高就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之《中国经济时报》的刘建锋兄,久有文缘,然未通歌曲。此次刘兄到湘西采访,惜乎敝地无甚风物,无风景以留人。我问刘兄,可否去蔡锷故居?刘兄目光为之一亮,连声称好。

蔡锷故居近在咫尺,驱车一往,耗时不过一刻。

生育将军的茅檐,已非原物,原屋为土砖垒砌,禁不起风雨剥蚀,早已坍塌。呈现目前的,是后来翻修的,三两根廊柱,顶起屋檐,檐上青瓦,墙壁也好像粉刷了。

将军故居外,是一片小丘陵,高不过丈余,不太像山。据说,过去这片丘陵,苍松叠翠,枝繁叶茂,灌木丛生,更有野兽出没。相传当年蔡母十月怀胎,有夜恍惚,信步松林,倚坐于一棵翠盖如云的松下小憩。突然一只老虎虎跃而来,却特别温驯,蜷伏脚下。她猛然惊醒,原是睡中一梦,随之,一个虎样的小孩呱呱落地,这就是蔡锷。

大人物横空出世,总要附着许多传奇。而现实的是,蔡锷身如病猫,而精神气势却胜猛虎。以农家子弟而再造共和,书写了一部人生传奇。将军出身寒舍,无人提携,却一路高歌,迈进元勋人物;与京城小凤仙共谱一曲高山流水,英雄美人,为市井口耳传颂;却仅以三十四的年龄,殒命于异国他乡。

中国古代史几乎是北方史。中国近代史,则大半是南方史。而湖南呢,沿着一条320国道,就出了不少力挽江山于不倒、开创社稷新局的伟人。从湘东北往湘西南屈指数来,湘阴的左宗棠,长沙的黄兴,湘潭的毛泽东,宁乡的刘少奇,娄底的曾国藩,邵阳的魏源与蔡锷……他们几乎都在一条经度与纬度线上众星闪烁。可惜的是蔡锷,天不假年,早逝也太英年。

蔡锷心是公心,胆是公胆。袁世凯待他,并不算薄。当年蔡锷去日本留学,在长沙只借得二毛

钱,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,由汉到京,袁世凯借给他洋元一千。以愚士度之,士为知己者死,蔡锷当死心塌地效忠袁世凯才是。袁世凯搞民主共和,将军抵命相助,而袁世凯逆天下滚滚大势而复辟帝制,蔡锷也就壮士断腕,切割私情,首举反袁大旗,是为公心;而其身子其实羸弱,他所借助的力量,也只是僻远的云南新军,欲以鸡蛋去碰石头,怕也只有湖南蛮子才有此蛮劲,是谓公胆。以如此公心与公胆,“为四万万人争人格!”蔡锷若不早死,也许真的会争出一个真正公权的公家来。将军病殁于日本东京福冈医院,归葬于长沙岳麓山,举国志哀,为中国近代史首位获国葬者。现在,将军故居也由市保文物一升省保,再升国保。得其所哉,得其所哉!

只是尘世常常喧嚣,历史往往寂寂。在将军故居,历史在这里停滞了,唯有一座茅舍,秋风秋雨里,无言诉沧桑。我们盘桓有时,不见再有来人,只有凄风往故居那头吹。

写诗吧

# 春雨

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初中部 杜轩宇

黄昏  
还是那一道抹不去的斜阳  
可,下雨了……

雨轻轻打在我的小窗上  
Di Di Da ;Di Di Da  
是在跟我轻轻问好?

雨悄悄落在门前的小树上  
Di Di Da ;Di Di Da  
是在与小树欢快嬉戏?

雨静静洒在阳台外的小溪上  
Di Di Da ;Di Di Da  
是在和溪水忘情歌唱?

雨啊,你的降临为了谁?  
我知道,你不为自己  
为花田的薰衣草,为麦田中的秧苗  
还有千万朵含苞的野花

雨啊  
你是子美的化身  
还是雷锋凝成的精灵?

